

a74185296388 / November 15, 2018 04:23PM

[大乘佛教哲學導論期中報告](#) [哲學二楊沅勳 S06190042](#)

佛學大師如何論自由:太虛大師論自由

(一)寫作動機:

在某個周五上佛學導論時，教授談到自由的問題，記得當時我的友人對此議題非常有興趣，並與教授談論許久，在此之前，我與友人就時常有在討論此議題，但是我們都是以西方的方法去論述，課後的某個禮拜二，我與友人便想以佛學方法討論自由意志是否存在，但無奈我才疏學淺，無法給予太多意見，因此我便想透過此次佛學導論的期中報告來多加閱讀佛學上的自由，因此我便找了一篇關於佛學大師:太虛大師如何論述自由的文章進行研讀，並將我閱讀到的作為報告呈現出來，希望不只能對我有幫助，也能讓其他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的同學，多一個看法參考。

(二)西方因果律中如何存在自由:

首先簡單地論述太虛大師如何理解，自由在因果律中如何存在，太虛大師認為，因果律發展至今，已經變得較有彈性，不是一味地強調極端的必然性或是偶然性，而是討論這兩者間的相互關係，而或然這種不定因就存在這兩者之中，所以自由與因果律並不衝突，而是在因果律中的自由活動，因此自由便得以存在。

(三)佛學的自由是甚麼:

太虛大師認為，以佛學來看，人有自由，且有不自由的，何以見得?所謂「三界唯心，萬法為識」，心識是宇宙中的真實力量，人人有心，所以人人都有自由，識有八種: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末那、阿賴耶，這八種識都有自己的心、法，前五識有較少的自由且受較多自由的第六識牽引，此六種不受前世的業力影響，並能移轉因果，因此不能因「前世宿命」(上輩子種惡因，而放棄從善)、「神意規定」(一切都是神意，無法改變)、「機運」(遺傳、環境)等說法來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。然而人有不自由的，人受自然規律牽引，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的自由，像是我們不能決定生死，而太虛大師把人的不自由分為兩種:偏執性的不自由和異熟性的不自由，前者是指人對自我的執著，而產生了「我癡」、「我見」、「我慢」、「我貪」等心理作用，這會使人受到私慾的影響，無法去做該做的事，使得人無法得到真正的自由；後者的「異熟性」就是指以前的業力導致的結果，人的八識中，除了末那識全是偏執性以外，其餘多少皆有異熟性存在，前六識所含的異熟性較少，可透過自由活動改變，向識人能夠通過學習變得聰明；第八識的異熟性程度非常高，非常難以改變，而異熟所變性是最難改變的，幾乎做不到，異熟所變性可分為共變和不共變的，前者是社會甚至世界的人共同的業果，因此非常難改變；後者是個人的業果，像是天生腳無法行動，無法透過自由改變。至此是太虛大師對佛學上的自由的基本論述。

(四)人的心力最為自由:

太虛大師認為人的自由雖然非常有限，但是如果我們有著向上的心，自由便是能夠成長的。人類在佛學的六道上處於中間，我們無法像神一樣過上最好的生活，也不向動物畜生一樣因為生存條件太差而無法改變，因此人是最有條件向上追求的，所以人的自由心力是所有六道眾生中最豐富最具有創造力的，太虛大師提到，人類雖然在社會環境上不斷進化，但還是無法擺脫生死的限制，唯有透過佛法才能突破，因為佛法中認為世間所有業果，都是因緣而生，本性皆空，因此能夠透過智慧來打破，並以福德力完成自由的生命，這就是「變易生死」。

(五)我們如何實現自由:

太虛大師認為，要實現完全的自由，最好的方法是大乘漸教的進化主義:首先要好好地做一個人，首先要能在物質上使自己得以生存，其次要有基於人類理性上的知識和道德，進而能夠使社會變得更好，在完成普通人格後，更要大發菩提心，切實地改變自己使自己向上，從而達到完全的自由，因此要學習佛法，太虛大師曾說道:「自由乎! 佛陀乎! 師自由而佛陀，師佛陀而自由，個個成佛陀，人人得自由!」

(六)心得與結語:

經過這次的閱讀，使得我在認識佛學上的自由，有了很大的理解，我與友人一般在討論的西方自由，僅是在論自由如何得以存在、進而使道德得以成立的「康德式」自由，而太虛大師的自由除了論述上述西方的自由外，更進一步地提出要透過自由來改變因果，而不是一味地認為不做善事會有福德報應的問題，這使得我許多年來對此的疑問有了很大的突破，佛學一向強調修習佛法，而我認為佛法與西方宗教的修習聖經不一樣的地方在於，佛學強調眾生平等，而使得修習佛法者能夠較平易地吸收教訓，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高高在上的上帝，透過信仰追求永生，西方宗教強調追求上帝完美的善行，但是比起追求一個完美的存在，我更願意去學習一個曾經也為凡人的人。

參考資料:佛法與自由——太虛大師佛學思想中的自由觀念 李廣良——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
